

清人說薈二集

掃葉山房彙行

丁年玉蜀志

粵東楊掌生著

上海盛琴生校

桐仙以丁酉首夏為花君乞立傳。一時諸郎咸願得廁名看花記中。爭請余顧曲。乞品鶯色藝。冀得一言為重。招邀者武相接也。於時傳寫看花記者。幾有洛陽紙貴之歎。余笑曰。陳壽乞米。許報佳傳。此事乃容請託。不幾如魏伯起獵史乎。秋六夕。修秋禊尺五莊。略與同人商榷體製。秋試期近。未幾難作。遂爾閣筆。重九前一日。余就逮。既下吏。從詔獄中謁椒山先生祠。摩挲手植榆樹。因用顧梁汾寄吳漢槎寧古塔賀新郎韻填詞二調。寒冬短晷。擁爐謀醉。醉則歌鳴鳴。乃命筆為看花後記。於是時提牢主事桂林胡小初元博隨園外孫也。簡齋先生與先光祿為戊巳同年生。故以年家子見。相得甚歡。戊戌元夕。以詠萍高陽臺慢詞索和。且以錄別為依韻譜之。曰。夢漸隨雲。春都成水。飄零別換心情。如此浮名。可知悔煞。尋春楊花。誰說情根薄。儘纏綿未放愁醒。肯貪看五萬春華。誤了浮生。衍波箋寫迴波曲。只約憑風片。護倩雲根似葉青衫。笛中怕聽霖鈴。

遙憐花韻樓前柳。漾春波竹水三分。忒匆匆。秋影依依。又換蘆汀。百花生日。荷
戈就道。道中無事。篝燈對酒。復取草藁增刪。移改命之曰丁年玉筍志。凡得傳
十二篇。其中如金麟小秀蘭。則先已有傳。前略今詳。呂子明所謂士別三日。便
當刮目相待。吾知之不蚤。所以旌吾過也。翠香福齡愛齡。則直取本傳移入。蓋
其年輩皆與後記中人相等。從其類也。人才不擇地而生。歲時代謝。光景常新。
跼鄂相銜。華實並茂。吾曩恨不及見乾隆嘉慶間人。今所見後來諸郎。婉兮孌
兮。總角卅者。未幾突而弁。將來子子孫孫。繼繼承承。勿替引之和凝范質衣鉢。
相傳。吾知其方興而未艾也。謝太傅有言。佳子弟正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
庭階耳。昔謂此中人不過五年為一世。吾居京師。裁七八年。已及見其三世矣。
因潤色錄之。都為一卷。道光二十有二年。太歲壬寅春三月三日。辰谿戊卒嘉
應楊懋建堂生。自叙於繭雲精舍之仰屋。

戊戌夏到巴陵。住八十日。與徐三樞青定交。臨別為我畫繭雲精舍圖。且為
之記。洋洋灑灑數百言。相屬望意良厚。余亦書畫中隙地曰。此掌生夢境也。
蠶吐絲作繭。龍噓氣成雲。所憑依乃所自為也。其纏綿亦其自取也。荷戈南

戊先寫此圖。留待他年築室以實之。秋九月既到戍所。自署大門曰。聖代即今多雨露。謫居猶得住蓬萊。又一聯曰。仰屋著書。我用我法。杜門却掃。吾愛吾廬。既而交劉大曉亭。家光辰谿佳士也。見穉青畫。將為我更作。久未命筆。已亥冬夜。酒醒興到。起援筆疾成之。為四時圖。凡四。亦為之記。洋洋灑灑數百言。相屬望意良厚。如穉青也。不佞生平良朋密友。愛我者既多。且摯。每念知已。能不酸辛。因書玉筍志附志於此。庶知阿掌為天下有情人也。

秀芸

或作鈞

殷姓字竹君。小名金寶。蘇州人。從桐仙兄冬友入都。居光裕堂。學崑

山調小生。曲廿餘齣。丁酉三月始登臺。人未之奇也。面目性情大似小霞。俊爽超脫。余一見許為雋品。是日演紅樓夢。櫺翠庵折梅為寶玉。固未足盡其所長。是時桐仙方張燈開讌。乞為花君補傳。附入看花記中。群弟子咸侍尊壺面臬。各奏爾能。桐仙又與小桐合作黃荃徐熙派蘭竹盆石小幅。酬余曰。此鄭榮潤筆金錢花也。諸郎環立如玉筍。觀者乃真朗朗如玉山上行。目不給賞。心為之醉。謝康樂所言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竟可兼而有之。後來之秀。輒私相計曰。經平子未幾如許子。將兄弟在汝南商度月旦評時。人物之延頸跂足待品題者。

心怵怵也。余獨心許秀芸為入目第一人。數數為小霞言之。頗不以吾言為河漢。秋八月。小霞既移居石頭胡同內之羊毛胡同。秀芸乃定歸詠霓堂。余力贊之。且為屏當部署一切。事乃得就以重九前二日入門稱弟子。是時余以順天科場事被逮。秋曹準牒攝對簿。停案以待。特以此事勾留二日。既藏事。乃自詣吏。亦可謂癡如王濟者矣。近日崑腔歌喉。盛推綺人。聽香二人。綺人般大。然枯而不潤。聽香般高。然激而不和。以之起衰振靡則可。至於般音之道。則慨乎其未之有聞也。竹君發般。道亮爽脆。而又圓潤清和。纍纍如貫珠。所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惟斯人足以當之。雖前輩中冠卿鸞仙。不能過也。此中人有場上場下之別。往往般容兼擅。而酬應非所嫻習。雖金麟猶不能免紀渚木難之誚。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馳書羽檄用枚皋。陸士衡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每念與人不求備之言。輒不禁今日捉將官裏去之歎。二難具四美備者。能有幾人。若竹君者。庶幾兼之矣。戊戌百花生日。余荷戈南戍。竹君隨小霞設餞。夢使情禪室。別後每寄般般。殷殷祝平安。顧近日得小霞書。述竹君近狀。乃幾有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之憾。豈知希我貴耶。馮唐有言。先帝好文而臣好武。陛下好少。

而臣又老。李廣第一數奇不侯。俯仰身世。能不慨然。然詠霓堂已入四喜部。從此四喜部當增般價矣。跂予望之。

春臺部寓陝西卷延陵光裕堂轉入四喜部寓石頭胡同內羊毛胡同詠霓堂

秀芸在群芳中異品也。初命之曰綠牡丹。繼思明崇禎朝。有作綠牡丹傳奇。以刺復社中人者。嫌其非佳名。乃更命之曰綠萼梅。當日上界仙人萼綠華。降羊權家。留贈白玉條。脫而去。天仙化人。遊戲神通。目無下塵。故應爾爾。秀芸在光裕堂。不得於桐仙之妻。乃出之。桐仙意固未忍遽舍也。初歸詠霓堂。余實為盟主。甫入門。小霞笑謂余。君於此子猶子也。曩君頗眷雨。初今名秀芸為秀芸。字之曰晴初可乎。在坐者咸相視而笑。秀芸或作秀筠。字竹君。從其朔也。然桐仙門下花君諸郎。名輩行皆以小相為主。字並从艸。呼龍耕烟。種瑤草。如此妙卉。夫豈易得。余乃定書作秀芸。秀芸事事肖小霞。而歌喉高過其師遠甚。荀卿有言。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正所謂當讓此子出一頭地。不止沆瀣一氣而已。毛初晴作教歌頭羅三行序曰。羅三非歌人。乞毛生為作歌。庶人知羅三苦沈淪也。故其詩援元白例。按度判節。頗為疎記。後有作者。猶可尋繹。此天下第一有心人。也。唐太宗文皇帝為元奘法師製聖教序曰。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善哉。可為妙於形容。然余所品題秀芸。聞吾言者。固疑信半焉。此中人語。固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翠香。陸姓。字玉仙。吳兒之極媚者也。隋煬帝目司花女袁寶兒曰。憨態可掬。是兒仿佛遇之。如春烟籠芍藥。秋水浸芙蓉。未是絕艷。要足令人心醉。目有曼光。雙瞳翦水。執版當席。顧盼撩人。演占花魁。醉歸獨占雷峰塔。水關斷橋。及盪湖船小曲。無不以憨入妙。許太常留谿師。嘗言若輩中人。往往十指如懸槌。一握為笑。令人索然意盡。惟翠香面目如曼陀羅。指掌如兜羅綿。玉筍班中。可稱第一手。吾師雅人深致。有此絕妙品題。每念斯言。輒令人不忘相逢把臂時風趣。古樂府所謂欄干十二曲。垂手人如玉。又想見王夷甫執玉柄塵尾。與手同色。傾倒時流也。若置之梨香院女樂中。當是芳官品格。在群芳中。當命之曰胡蝶。花即鳳仙也。本草綱目。謂之急性子。子熟時有觸。即握拳露爪。此兒性格似之。余嘗榜其居室曰。翠海香天。楹聯曰。翠裊竹邊憐小玉。香詞茶後譜中仙。榜額余自書。楹帖則蔣叔起所書也。當傳經堂多寶病革時。玉仙代為演金雀記。喬醋與小霞為耦。愁中流慧。尤覺可兒。惜無幾時。即以才寶易之。此調不復彈矣。

西遊記女兒國王嬌癡之態尤為擅場日新堂昔演此劇者曰全齡所謂銅絲
扭就國王頭者是也一二年間為其師賺四五萬金在春臺十子中曰黃帶子
玉仙近日有少爺之號亦謂其任性自恣也殷采芝門下慣育趾高氣揚之人
真不可解又有寶齡久已不蹈歌場亦不甚見客侍采芝起居飲食入夜則一
燈相對喁喁申旦聞當年色藝亦是可觀今則反舌無聲矣日升堂三元之弟
曰三福為女兒國相意趣未能流動而進止徘徊眊眊自憐亦後輩中可造就
者

春臺部翠香全寶齡俱寓朱家胡同
日新堂殷三福寓東皮條營日新堂

金麟字綺人春臺部胡小雲弟子也小雲為桐仙之師金麟既出名門意態皆
能不失大家風範綽約穠郁自然可親擬之南州香草當在夜合含笑之間又
如黃梅花雖未是清品要其風味正自醲厚丙申暮春在燕喜堂肩隨桐仙執
壺於時光裕堂中翠霞秀蓮皆捧觴隨行以次進酒綺人乃如鶴立雞群置之
諸郎中固應翹然獨秀余初撰看花記在丙申夏五叙金麟者止如此越一歲
則金齡已般名洋溢走馬帝城者幾不欲作第二人位置矣南海顏佩秋以書
抵余曰金齡歌喉獨出冠時作者何以記不及此得無遺憾耶余笑而謝既而

見其演絮閣賜珠二齣乃信名下固無虛士。近日雛鶯乳燕呢喃學語細殺窈
杳裁如游絲氣息僅屬幾似龍賓十二回翔應對時三絃不敢促柱棲棲咽咽
惟聞笛笙般雖有師曠之聰不能辨其五音六律周郎顧曲但喚奈何而已。綺
人出為師子吼證般聞果高視闊步踔厲發揚其意氣固已足以陵鏢一世及
其發般遂乃如項王喑鳴叱咤千人皆廢真可充滿天地俯視餘子般嗚嗚如
泣如訴如怨如慕乃與蜩抱枝蟹伏砌不可同年而語矣。同日又得觀其師小
雲演費宮人刺虎作家舉止固自不凡。是日適遇各莊分包故茶樓雜劇春泉
堂師徒獨占三齣幾與堂會指名奏伎者同。

春臺部寓虎坊橋口內
五道頭前春泉堂胡

小天喜字聽香。扈姓春福堂連喜胞弟。四喜部後來之秀也。近日崑腔歌喉推
金麟第一。聽香出遽掩其上。如洛鐘之應銅山蒲牢夜半鳴足以發聾振聵。又
如秋城畫角淒徹心脾令人聞之有落日照大旗之想。蓋聽香之為人得秋氣
多故其發之於般亦為秋般其神情極似冠卿幼年時特風姿微不及耳舉動
吐屬直截了當又似小蟾而雅馴過之才藝亦居其上。昔章邱李中麓先生歸
田後園林池榭極一時般伎之盛大治幸舍館客客有能以鵲管為笛者吹之

清脆激越。有過雲裂石之音。當日即事詩。所謂鵝管吹笙。明月夜者是也。後數十年。猶有能傳其法者。假使聽香臨歌筵。得如李謫者其人。掌鵝管笛和之一片清商。夷則如夜靜龍吟。天空海闊。以視韓娥三日繞梁之音。當何如耶。天下名山。黃山之外。惟雁蕩為石山。戴土地僻境幽。雖有土氣。亦不甚厚。故不竹不筍。但覺清剛之氣。滿人懷抱。若聽香者。學山而至於山。則雁蕩矣。在群芳中。則玉蘭品格為近。迎春獻歲。凌寒先放。四喜部如名園就荒。庶草繁蕪。得此一枝。翹然獨秀。從此好春消息來矣。眉仙在部中。巍如魯靈光殿。如韓陵一片石。如江左夷吾。雍容坐鎮。而寥天一鶴。殊有獨立蒼茫之歎。得聽香為之後勁。乃信曲高者和非寡矣。丁酉入春來。四喜部登場。座上客往往與春臺相埒。每日不下七八百人。視前一二年。蓋已倍之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善哉。司馬季主之論卜也。四喜部屯極而亨。或者可復返喜慶間舊觀。則聽香其先聲乎。四喜部寓朱家

胡同雲
福堂甘

福齡字春波。郁大慶猶子也。自春山出居玉照堂後。文盛堂門前冷落。車馬稀矣。既得春波。門風復振。格局秀整。袖采煥發。桃花醕面。光艷照人。尤不可及者。

長眉入鬢。時露異彩。如春雨初霽。遠山新沐。濃翠欲滴。昔隋殿脚女三千人。惟
吳絳仙善畫長眉。打槳踏歌者。群相仿倣。有司日給螺子黛五斛。絳仙獨得波
斯真品。煬帝目之曰。秀色可餐。坐對春波。髣髴想其眉嫵。曹子建感甄賦曰。修
眉連娟。西廂記北曲驚艷曰。宮樣眉兒新月偃。侵入鬢雲邊。若春波者。固天之
生。是使獨。非京兆尹所能點染。更無事乞靈於頰上添毫手也。龔小玉嘗謂春
波之眉。鸞仙之目。使合為一人。當其秋波一轉。能令天下鐵石肝腸人。一齊心
蕩。善哉。可為知言。史邦卿瞿宗吉輩。填沁園春詞。連篇累牘。固猶未免在溫柔
鄉中。為門外漢也。顧梁汾登雨花臺詞。如此江山。剛換春波之為人。溫克沈默。
得才子幾篇詞賦。可為片言居要。不苟言笑。其意穆然以深。不屑屑求人憐。亦未嘗高自位置。自命不作第二流。
而人亦自不能竟度外置之。鍾夫人自是閨房之秀。斯之謂矣。三慶部近日玉
筍環生。望之如瑤林瓊樹。要當以春波為翹楚。性情極似藕香榭中惜春。碧玉
初年。身量未足。亦正如此。或言春波似藕官。亦近之。在群芳中。當是素馨花。皓
皓如雪。皎皎如冰。又復清而能腴。潔而能雋。豈凡卉中所能有其色香味。同人
嘗集福興居之醉鄉深處。坐中有秋芙。絕纓錯烏。語笑喧飗。秋芙自命酒人。欲

矜大戶。動以陳元龍湖海間豪氣壓人。淋漓酣嬉顛倒如項王鉅鹿之敵章邯。諸侯皆從壁上觀。如光武昆陽之破尋邑。雷雨大作。屋瓦皆飛。意氣之盛。幾幾乎有不可一世之概。一鼓作氣。狂態盡露。莫可禁遏。不逾時玉山自倒。非人推矣。春波微笑不言。而杯到不停。三國志注稱邴原飲至一石。容色逾莊。黃叔度汪汪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漬之不濁。古人所難。今復見之。可謂善易者不言易矣。雨初歇亦甚豪。以出冠卿門下。俚酒世家。傾翻北斗。吸盡西江。有此雄概。然酒酣喝月使倒行。以當春波。固猶是中駟耳。冠卿每歎曰。當讓此子出一頭地。

三慶部寓大外
廊營文盛堂郁

愛齡字小香。亦後來之秀也。演邯鄲夢。為打番兒罕。緋纓繡袍。結束為急裝。舞雙槍如梨花。因風而起。觀者光搖銀海。萬目萬口。嘖嘖稱歎。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漓頓挫。有此妙手。三慶部如意打桃園。掣大刀旋轉如風。擅一時技擊名。不足敵小香也。吾在保定。嘗見三臺部雙祿賣藝。拳捧刀槍。色色俱妙。最後舞流星。風馳電掣。乃如五色舍利。大放光明。普照世界。歎為絕伎。小香不及雙祿之兼擅。雙祿亦遜小香之專精也。使二人見面。各出所長。正當爽然自失耳。

小香偶亦裏頭作天魔舞。歌喉頗嘹亮。然究非所長。雖習武小生。而對人宛轉如意。無介冑容。亦無脂粉態。大抵柔媚是吳兒本色。小香則別饒清致。秀外慧中。茶筵酒座。薌澤微聞。其風味如佛手柑。清夜靜對妙香。可以忘言。紗厨窄地。桃笙膩滑。執氍毹。品梅花雪水。但覺清氣襲人。不知身在瑤臺第幾層矣。古偈可人。又曰可兒。小香有焉。瀟湘館中紫鵲也。聞小蟾言。曾有傖父以多金啗小香。屢逼之。小香如墨翟守宋。不窮於應。最後且恚且脅。不勝其慟。痛哭而罷。後來之秀。守身如玉。豈尋常疊被鋪床者。所敢望其肩背哉。

居香雪堂如意在三慶部雙祿在保定三臺部

愛齡在三慶部寓韓家潭敬義堂移

常州陳少逸品花寶鑑第二十三回。有蘭保禦侮一條。其智有足多者。然以視小香固有上下床之別。宋人蔡友古詞。有洞仙歌一闕。有繪轂繪影之手。其結句云。我只為相思特來者。度更休推後回相見。吾嘗見友人暮秋笑者。如文園令病消渴。願得金莖仙掌一滴露。網設鴻離。軌濡雉鷺。狐綏綏。虎耽耽。整冠昧李下之嫌。盜鈴慰桑中之喜。然而鄂君未舉。夫翠被。神君猶隔。夫綃帳。撲朔迷離。是耶非耶。雖自命秦宮一生花裏活。其如三生石上無一笑。

緣何。唐張籍樂府曰。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夫乃歎有情人都成眷屬之言。此願固未易償也。觀閨既多。受侮不少。鄙人從旁盱衡。久之不忍其詢。乃錄友古詞書摺疊扇子貽之。見者莫不絕倒。愛我者或箴我奈何。作此虐謔。毋乃綺語罪過。雖然。區區之心。但祝回頭。敢辭饒舌。歌以諄之。諄予不顧。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小香與小蟾交最契。丙申秋。小香出敬義堂。方綢繆居室。小蟾適於重陽前有西江之行。春源堂舍字器用。盡舉畀小香。今雪香堂中一切位置。皆仍小蟾之舊也。小蟾落籍時年十五。小香亦十五歲。自立門戶。小蟾不畜弟子。今小香有弟子二人矣。以齒則師徒固相若也。嬉戲跳盪。罵嘯喧嗽。無家人禮。如魏叔子所傳萬安賣酒者郭節。然嘗與友人論之。小蟾如蔣虎臣。梁山舟。早賦遂初。小香則如侯官老儒。食報隔世。弱冠巍科。出掌文衡。文福兼隆。殆由天授。能使老師宿儒。艷說其事。羨極泣下。梨園中又添一段佳話也。

小秀蘭。胡姓。初字韞香。更名香吏。春暉堂方三林弟子也。以其與小桐同名。故偁小以別之。兜遂乃已知名。俯仰身世。小桐能不憮然。柳五兒為芙蓉女兒後。

身此兒彷彿遇之。其人有鸞仙之修整而不勃。有冠卿之秀澈而不冷。清而和朗而厚。置之瑤林琪樹中。風骨端凝。意態俊爽。可偁東海秀影。予昔於省花記中品之曰。其姿致如牽牛花。牆角籬根。娟娟一朵。點綴秋光。涼翠欲滴。秀色可餐。如當椎牛行炙之後。饜飫肥甘。忽進蔬筍一拌。入口脆美。清快無比。又如妃子酒後。啖荔枝過量。漿熱體煩。得玉魚含唇舌。問涼沁牙齒。頓覺舉體清適。如蘇易簡月夜解醒。自稱冰壺先生。不數金莖解渴。是時與香吏殊落落。但見其局度安詳。不競不綵。不吳不敖。謂其得清氣多。故其言如此。實未足以盡香吏也。宜黃符雪樵於香吏極所醉心。始予不謂然。久乃信非阿其所好者。香吏近學弄筆。作小楷。畫蘭蕙。並有可觀。孳孳汲汲。如將不及。從諸文人問字。斷斷如也可。云有志之士。

三慶部寓韓家潭春暉堂

秀蓮字花君。揚州人。桐仙得意弟子也。光裕堂先有天然天秀。不久皆散去。後來者曰三秀。三秀者秀蘭秀芸秀蓮也。秀蓮入門最後。而最慧。意態爽閎。言笑舉止。並皆灑落。無委瑣氣。所般皆小生劇。先是同師者。有學漁陽摻搗。為禰正平罵阿瞞。伊吾久之。花君從旁竊聽。則已盡得其節拍。揚枹振袂而出。神情態

度。參以己意。妙合自然。雖素所習。不啻也。有傖父撓之。不令般演而罷。桐仙乃竭一夜之力。篝燈按譜摹倣。為岳雲罵秦檜劇。命名曰快人心。詞曲賓白。科譚疊弄。悉與漁陽揜摑異。非依樣葫蘆也。桐仙以一夕成之。花君即以一夕習之。明日入戲園。登場般演。耳目一新。觀者方嘖嘖歎新劇之妙。不知乃其師徒夜來燈下所為也。是時小桐方久享盛名。而余獨僂許秀芸為後來第一人。固未知花君也。桐仙為覲縷述其事。且乞立傳。是夕張燈呼酒。命秀蓮奏其伎。曰。努力博周郎一顧。將以實吾言之非謬也。有所譽必有試。桐仙蓋非偶然。因即桐仙所書節略。為潤色之。如此。春臺部寓陝西巷延陵光裕堂。天然天秀俱寓春臺部光裕堂。

天然昔在光裕堂。未免恃寵而驕。桐仙亦無如之何。天然頗揮霍。所得金錢。輒隨手散盡。其師亦不得稽其出入也。桐仙懲往事。馭小桐輩頗嚴。又有閩人沈二司錢穀。鈎會甚密。故諸小郎殊局踖。惟待花君多所寬假。起居一切得自如。丈夫愛憐少子。今亦有然矣。桐仙舉動洒脫。略似魏晉間人。大有王夷甫口不言錢之意。落拓殊不治家人生產。幾幾乎如絳侯問刑名不知問錢穀不知。又極慕趙明誠之為人。欲學其居大學時。典衣買書故事。每入琉

琉璃廠肆所見法書名畫。鐘鼎彝鼎。雜然滿載以歸。或貨即負骨董造其家門。意有所向。費輒不貲。不問度支能給與否。室中質帖常數十紙。肅霜告寒。光裕堂中諸郎始謀授衣。歲習以為常。曩年在春臺部十子中。目之曰書獃子。京華塵土。湮而不緇。王茂宏無事舉扇相障。以視逐金彈工數錢者。相去何可以由旬計。然小桐謀脫籍。桐仙居奇貨。昂其直。索八千金。故事久弗就。而秀芸之歸詠霓堂。小霞亦費千三百緡。余許為後來第一人。力贊之。且為屏當部署。乃得成交云。古之人有言曰。惟儉可以養廉。旨哉言乎。

鴻喜字雨香。其師檀天祿春臺部掌班也。天祿少負盛名。緣事論城旦。歸京師。復理舊業。得鴻喜宛轉如意。姿首清灑。而意趣穠郁。如茉莉花。每當夏夜。湘簾不捲。碧紗四垂。柳梢晴碧。捧出圓月。美人浴罷。攜小蒲葵扇子。著西洋夏布衫。花影滿身。納涼已足。就曲欄花下。設麋鹿竹小榻。八尺紅藤簾。開奩對鏡。重理晚妝。以豆青瓷合裝茉莉蕊。攢結大胡蝶二支。次第安戴。髻旁補插魚子蘭一叢。烏雲堆雪。微摻金粟。頃之媚香四溢。真乃竟體蘭芳矣。坐對雨香。有此風味。天祿同族者曰順林。居國安堂。有弟子小翠字碧生。小鳳字次香。皆不及鴻喜。